

黄 裳 著



黄 裳 自 选 集

HUANGSHANG
ZIXUANJI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I267/694

2008

黄 裳 著



黄 裳 自 选 集

HUANGSHANG
ZIXUANJI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裳自选集/黄裳 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1

ISBN 978 - 7 - 02 - 006480 - 9

I. 黄… II. 黄…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9590 号

责任编辑: 王培元 装帧设计: 柳 泉
责任校对: 李光敏 责任印制: 王景林

黄裳自选集

Huang Shang Zi Xuan Ji

黄 裳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 //www. rw - cn. com](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44 千字 开本 680 × 960 毫米 1/16 印张 21.75 插页 2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6000

ISBN 978 - 7 - 02 - 006480 - 9

定价 31.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目 录

第一辑

读书生活杂忆	3
江上杂记	11
茶馆	23
《锦帆集》后记	27
昆明杂记	31
森林·雨季·山头人	52
美国兵与女人	62

第二辑

天津在回忆里	73
闲	77
叫好	83
战宛城	86
思春	89

贾桂思想	91
序《醉眼优孟》	95
忆侯喜瑞	102
饯梅兰芳	109
关于“梅郎”	112

第三辑

伤逝	119
忆施蛰存	125
跋永玉书一通	132
文字和画笔的鲜活	136
关于王昭君	139
宿诺	144
答董桥	151

第四辑

老板	155
琉璃厂	162
品茶	169
读《红楼梦》札记	174
胡适的一首诗	182
答客问	186
冬日随笔	189
寒柳堂诗	194

龚自珍二三事	202
陈寅恪写杂文	213
解密种种	217
零感	221
萧恩的教训	224
“看不懂”论	227

第五辑

前门箭楼的燕子	233
过灌县·上青城	237
采石·当涂·青山	250
富春	263
钓台	281
诸暨	288
好水好山	302
敦煌	316
雨湖	324
钱柳的遗迹	330
常熟之秋	337

第一辑

读书生活杂忆

现在已经很难记起自己最早读的是些什么书了。“读书”似乎也有种种不同,有被动的,有的则出于自愿。无论是私塾或学校,在那里读的都是老师指定的课本,没有自己挑选的余地。我是由大伯父(他是清朝最后一科举人)开蒙的,用的课本是上海出版的澄衷学堂《字课图说》,这是“看图识字”一类的识字课本,每半页三个字,左图右文,编辑得很不错,图画得也好,恐怕比识字卡片的历史还要早得多。识得若干字以后就开始读“四书”。如此说来我最早读的应该是朱熹编辑的孔孟的教条。

父亲是学采矿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他从德国回来时,带回了两大箱德文书,不过这与我没有关系。此外家里的中国书好像就只有《红楼梦》、《封神演义》、《儿女英雄传》和一部《聊斋志异》,都是清末上海点石斋的本子,前面附有精致的插图的。不过除了《聊斋》以外,一

律被父亲宣布为“禁书”，不许小孩接触。但禁令收效甚微，我总是有办法一一取出翻看。这总是在父亲上班的时候，坐在面向花园的楼下回廊里，可以放心地阅读。中午父亲回来吃饭，远远就能望见，这时只要随手把书向卷起的竹帘里一塞，就平安无事，不露马脚，没有出过一次纰漏。

这样说来，我自觉自愿读的第一部书是《红楼梦》。不过除了插图以外，正文却毫无兴趣。第一次记得读到“贾雨村风尘怀闺秀”就废然而止了。但《封神》就不同，那可有意思得多。土行孙真是值得羡慕的人物，他能一顿脚就从地面钻到地下，而且通行无阻，可以到想去的任何地方去。但即使是土行孙也会碰上指地成钢法，真是值得遗憾的事。我对《封神》发生兴趣，还因为当时正热心地收集着一种《封神》人物香烟画片。家里用的是“大联珠”香烟，每包附有一张彩色画片，一起大约有一百张。但收来收去只缺一张女娲。画片总是收不齐，小说也就反复地读下去了。

《聊斋志异》虽然不是“禁书”，但开始读它却在许久以后了。我觉得这是第一部使我获得阅读古文本领的最好的课本。我没有读过《古书疑义举例》、《助字辨略》……更不必说高邮王氏的著作。古文的语法、句法，差不多都是从《聊斋》里猜出来的，而且以后读更古些的书困难也不多。当然，再古上去就不行了，还是得请教训诂学家。

在南开中学，英文老师李林先生给我们读一种“直接法”的课本，而不采用流行的“纳氏文法”之类。在教学思想上恐怕就持着同样的意见。学生不必死死记住一条条文法，只要直接接触作品从而“猜”出语法的规律来。我始终认为这方法是好的，和小儿学语一样，是从观察、实践中摸索出经验来。比先学教条，后付实践的方法好得多。但这也有缺点，如果请

你走上讲台去作语法分析,就会束手无策,甚至连各种“词”的名称也说不出,陷入一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困境。这就是我对语文学家一直抱着敬而远之态度的原因。但只要不做语文教师,有这缺点也没有多大害处。

这种习惯的养成,对此后读书生活的影响是大的。没有系统的、扎实的基础训练,只是碰到什么就读什么,随宜吸取营养(当然其中也不免有毒素),这是走向“杂家”而不是培养专家的道路。

抗战开始,我在第一次全国统一招考中考进了交通大学。为什么要考交大,动机自然是从父亲那里接受下来的工业救国的思想。交大是重点大学,按我的数理成绩本是考不取的,但意外地沾了熟读《聊斋》的光,国文试卷中有一段无头无尾、无标点像“天书”一样的古文,给我读通、点断了。而当时唐文治先生正是交大有很高威望的领导人,他主张语文一科不及格的不得录取;相反,其他各科差一点却可以原谅。入学以后在大课堂中听过唐老先生讲授过半年古文,看他由人扶着走上讲坛的情景使我肃然,因为那时他不但已是高龄,而且失明已久了。但他讲的古文却一句也听不进,记不住,至今想起还感到负疚。当时交大借了震旦大学上课,学校有一座漂亮的图书馆。我常常从这里借书来看,“四部丛刊”差不多大半都借来看过,当然并未每部仔细阅读,有的只是摩挲一下就归还了。但就这样我第一次接触了大量版本的样本,懂得了什么是黄跋、何校。记得还曾借阅过《王国维先生遗书》,当然读不懂,但有些是可以懂并喜欢的,就大段地抄了下来。现在手边还保留着当年抄下的一篇《清真先生遗事》。当然,对周美成发生兴趣,还是先读了俞平伯先生《清真词释》的关系。

南开中学附近开着三家书店,供应着最新出版的各种新文学书。父亲每月寄来的生活费大部分都被我买了书。鲁迅、冰心、周作人、朱自清、郁达夫……的文集是每种必买的。各种文学杂志也都收有全份。宿舍床头的小书架上总是满满地插着新书,后来还引起了舍监的注意,被暗中检查并在校务会议上提出。买来的书不一定本本看过,即使看也不是从头到尾地通读。这毛病至今也依旧改不掉。我曾看到过吴翌凤的一方藏书印“枚庵流览所及”,觉得很满意,后来请王福厂照样刻了一方。我想我的买书大致也就是这种情形,不过是买了来,翻一过,读读序跋,知道大致是怎样一本书,讲了些什么事情,就放回书架上了,真是名符其实的“流览”。至于自己喜欢的,不只通读,有些篇多少次地反复诵读过的,也不是没有。鲁迅的《朝花夕拾》和《且介亭杂文》,就读过不知道多少遍,不知怎的总是读不厌。

“七·七”以后不久,陆续收集的整整两箱书都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炮火。但我并不灰心,逃回上海后又继续买书,而且升了级搜罗起“古本”来,如鲁迅的著作就一一访求初版的毛边本。《小说月报》也搜齐了从沈雁冰接手改版直至终刊的全份。在三十年代后期,注意收集新文学史料的风气还没有兴起,只有阿英是例外。他的影响是大的,他的《夜航集》和《小说闲谈》……都不只是我的爱读书,还是收书的指南。

投稿活动也从这时开始。对象是“孤岛”上《文汇报》的副刊“世纪风”,习作是小小的散文和“掌篇小说”,也就是目前流行的“微型小说”那样的东西。创作的最初动机是模仿,我想这和小孩子的喜欢学大人说话行事很相近。当时十分佩服、喜欢的散文作者是何其芳和他的《画梦录》,觉得这是一种新的流派与新的风格,和朱自清、周作人都不同,于是就努力模

仿,不过终于学不像。还学过鲁迅先生的《马上日记》,结果当然是画虎不成。学识、眼光如此浅薄而幼稚,是学不成那样的风格与写法的。在外国作家中,则最佩服夏目漱石,特别是他的杰作《哥儿》。反复读了以后真是爱不释手,忍不住要来模仿一下。素材取自来上海后的一年中学生活。不知怎的,“红衬衫”那样的人物好像就在身边活动,闭起眼睛就在面前出现了。稍稍加以剪裁编织写成一篇中篇小说。离沪之前托朋友卖给了一家书店,后来不知道被怎样处理了。

来到重庆以后生活环境一直变迁无定,买书、藏书的条件都几乎丧失净尽,接触古书的机会也更少了。但书还是读的,至今还留下了颇深刻印象的是下面两种书。

在扬子江畔的九龙坡上,学校图书馆里竟藏有一部“四库珍本”,这是我过去不知道的。这书从不出借,但因遭到水湿,曾摊开在操场上晾晒。随手拾起一本,正是方回的《桐江续集》。方虚谷的《奎瀛律髓》在上海时曾得到过半部康熙刻的残本,读过一遍,很不喜欢,也并不清楚他的身世和言行。偶然遇到他的诗集,很有兴趣。觉得他的诗写得实在不坏。读着“每重九日例凄苦,垂七十年更乱离”这样的句子,面对着长江岸边烟雨凄迷中隐现的黄桷树,确实受到了很大的震撼。

接着就是一连串漂泊不定的日子。得书极为困难,但积习难忘,只要一册到手,不论是怎样无聊的东西,也总要翻一下。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昆明市上买到了几册《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的零本,其中收的大半是晚明野史,中间就有纪南明永历在云南、缅甸流亡与结末的故事。三百年后在新的民族危难严重关头,重新走过这些地方,真使人感慨无端。这时写下的几篇“杂记”,如在昆明、贵阳所写,就有点近于历史笔

记。尽力收罗可以到手的资料(当然收获是很可怜的),并有意地模仿着鲁迅先生在《病后杂谈》、《题未定草》中用过的方法,这样就逐渐疏远了一向遵循的那条“梦中道路”,逐步接近了现实。虽然在形式上却表现为抄古书。

离开学校走入社会,给读书生活带来很大的变化。过去只是读几本小书,现在是开始翻看一本更丰富多彩、无边无岸的大书了;过去的读书是漫无目标的,现在懂得为了工作、学习、写作而确定搜求与阅读的方向了。

这时我开始成为一名记者。

对新闻记者的要求是一个杂家而不是专家。这恐怕要算作一条规律。记者中间可以有专业的分工,但不论分工如何细致,他首先必须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其次还要求有广泛的知识。记者要接触社会上九流三教各色人物,没有够用的知识是不行的。过去我曾和一位老同行说笑话,判断一个记者是否合格,要看他与被访问者的谈话在一小时内是否露出了“马脚”。举例说,无论遇到国学大师、书画名宿、佛教居士、历史学者……都能谈得入港,使对方觉得你是个水平线上的“通人”。这样才能引起对手的兴趣,打开他的心扉。不要一落座就掏出笔记本来,最好是始终不用任何记录工具。谈话以闲谈的方式为好,需要了解的问题也最好不是异峰突起似的提出,却融会在漫谈之中,让对手在自由的谈话中生动、深刻地阐发自己的意见。

要达到这样的境界,不是容易的事。工作会迫使你抓紧补充所缺乏的常识,就要读书;工作会不断扩展你的视野,如果你是热爱生活的,你的兴趣、爱好也必然随之而扩大。在这基础上的学习、读书,就不再是被迫的而是自愿的,效果也必然完全两样。

记者需要同时担负采访与写作两种职能。除了新闻报道、通讯特写之外,还要写时评、短论,并学会出题作文,组织最合宜的作者心情舒畅地写出出色的文字来。

《红楼梦》写薛宝钗挖苦宝玉说,“宝兄弟整日价杂学旁收的”,就是在阐明“杂家”的含义。这和“四库”分类里的“杂家”并不是一回事。

杂家和专家之间并不隔着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杂家不仅可能化为专家,有时还会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在学术领域中开辟出一种新的流派,在文字上创立一种新的风格。这是更为困难、更不易达到的境界。不过“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杰出的人物总是会出现的。鲁迅先生就是一个光辉的例子,而他的影响也不只数十年而已。他不只读的书多,知识广阔,尤重要的他有一双晶明澄澈的眼睛,能透过社会上、书本中纷纭复杂的事物,看出那底细来。他不是“书麓”,更不是“世故老人”。他的本领是从勤奋的学习和勇敢不懈的探索中逐步获得的。

只强调博与杂而忽略了深入的思索,那就只能走向反面,变成浅尝辄止的“半瓶醋”,和思想上的庸人。像《一捧雪》中的汤裱糊,贾府上的单聘仁、山子野,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样样都来得一手,到头来只能是做“清客”的好材料,也即鲁迅所说的“帮闲”,对人民大众没有丝毫好处。这是一条危险的路。年纪一天天大起来,也日益感到这危险的严重。近来常常想,自己到底懂得些什么呢?真能有把握地自信头脑一直是保持着清醒的么?恐怕两种答案都是否定的或可疑的。

喜欢买书,但并不本本细看。就像一个人有不少老朋友,但多半素昧平生,事实上就将和没有朋友一样。因而又时有“悔之晚矣”之感。这当然是大可不必的。朋友总是越多越

好,重要的是要努力去熟悉、了解,弄清其长处与缺点,并采取相应的态度。“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的这句话,看来在读书上也是适用的。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日

江上杂记

—

××：

很久没有写信，原因很多。除了忙以外，没有一个安静的地方也是一个大原因。你恐怕不能想像我们这里过的是怎样的生活，唯一的特点是“乱”，似乎比你们那间客厅还要乱一点。和我同房间的是几个××人。对于××人，老实说，我一向是并无恶感的。可是不知如何，这次似乎又是例外。我无法描写他们的一举一动，因为这几乎都是言语道断的。这几位之中最风雅的一位是被称为诗人的。每天用了湘乡曾文正公的调子念诗，念他祖父和他自己的杰作。过去曾在一本什么书上读过，一位德国老教授在游历中国时住在旅馆里，整日为嘈杂的人声吵得睡不着觉，虽然用了棉絮塞了耳朵可是终于没有用。我现在不敢自夸，修养的功力